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十二回 五日長號生者幾幾欲死 六人同夢死者奕奕如生

成全、伏波兩人，候浪略定，探出水面，只見海師、外水，撈著板舵掙命，不見素臣，望那船已順水淌去。兩人著急，吩咐海師等：「得命即往外護報信，我們趕船去也。」海師等望著島口趕來，正值島中設立的救生船開出，慌忙救起。外護汛官問緣故，大驚失色道：「文大老爺可是死得起的？你們還想性命嗎？」把大索將各人連鎖，飛解進島。玉麟正待往古城監著島丁等升木走索，忽聞此信，如天雷劈腦，叫聲哎喲，跌倒在地。家僕一面掐救，一面飛報進去。洪氏及諸妾趕出前殿，哭喊灌救。如包、虎臣聞信跑出，大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死也，死也！」橫跳一丈，豎跳八尺的，放聲大哭。玉麟醒轉，慟哭無休。洪氏等想起前情，及此番一家性命，俱虧他一人救出，傷心滴淚，哭泣不止。白家男女僕婢，感激救命之恩，亦俱啼哭。飛霞哭了一會說道：「伯伯們，不是哭的事，成全、伏波去趕船，莫非合在船裡，或被別船救去，尚有生理。就是已死，也要打撈屍骨，回來棺斂，設靈祭奠，慢慢哭泣不遲。」玉麟道：「尹嫂之言有理。俺不諳水面上事，只好到外護去望海招魂。錢兄、劉兄可快去撈屍。」如包、虎臣點起善泅水兵，各駕島船，分頭去了。玉麟趕至外護，望著大海茫茫，暗付：素臣不識水性，豈得生全！因問汛官：「船翻轉來，可有留得住人的事？他們此去，有濟沒濟？」汛官道：「別的船翻轉，還有被水擄在艙內，萬一之事。翻的這船，是要戩風穩快，揀的沒遮攔的船，如何留得住人？大海之中，不比內河，這打撈也只會肚痛的事！怎天沒眼睛，把這樣一根擎天玉柱平空就拔倒了！」說罷眼淚便掛下來。玉麟熬住心痛，問道：「如此說，該替他招魂才是。」汛官揩淚，答道：「這是第一件事，趁著魂氣未散，招了魂，設個靈位，便有依傍，日後還鄉，也得受享子孫的祭祀。」玉麟忙叫人趕回，說討要素臣衣服。飛霞道：「文爺只有隨身衣服，都穿了去。」虧著秋鴻說：「身上裡衣褲子都油透了，把島主的衣褲去換了來，為教練這走索的事，洗在那裡還沒漿好，黑兒快去拿來。」黑兒取出存下褲子，把裡衣拿去，招魂而回。玉麟要在大殿設座，飛霞道：「文爺前年偏殿裡都不肯坐，因正殿供著龍牌，說是天威咫尺；還該設在殿後。」洪氏等俱道：「我們早晚都要燒炷香哭拜哭拜，在內殿便益許多。」因在內殿正中，安設靈座。飛霞道：「這件裡衣，披在椅上，不像模樣；該著他官位，趕做公服，罩在上面才好。」洪氏道：「我們全家受他救命之恩，也該戴幾日孝。」玉麟道：「朋友原有免服，師則心喪三年；文爺雖友而實師，更救我全家性命，斟酌其間，當如親兄一般，替他持週年之服。這面前也要孝慢，四面須圍孝帷，桌上須設立神牌，側邊須安設靈床，這且待劉鐵兩兄回來。如今先趕做公服，我們把色衣除去，哭拜一番，安了靈再處。東宮因不敢自專，沒升文爺官職；若敘起他的功來，封候拜相，還嫌輕哩！如今卻只好做青圓領，白鶴補服，花銀帶，可不屈著也！」說罷，紛紛淚落。飛霞等各除花朵簪飾，脫去色衣。趕做圓領補服，設祭安靈。玉麟設鋪在靈前守靈。洪氏道：「只怕忒過禮些。」玉麟道：「他救了你家一百多口性命，還怕過禮嗎？孔子歿，弟子皆廬墓三年，子貢還守六年；怎忍他獨處此冷殿之中？」說罷，大哭。洪氏淚下如雨，悔得要死。次日黎明，天生、以神至島；一進內殿，忽見殿中設有靈座，猛吃一驚，因影燈影著，看不清圓領、補子，紗帽放桌上是漆黑的，更不看見。大哭道：「必是你姐姐死在江西了！怪是一路來迎接的人，都驚慌張智，報吉不報凶，故作那等形狀！」以神亦疑是飛娘，放聲大哭。鋪上驚醒玉麟，掀開被頭，直立起來。天生急問：「你妹子是幾時死的？怎敢褻瀆大舅伴起靈來？」玉麟大哭道：「並不是大妹，是文爺的靈座。」天生、以神都嚇得渾身發抖，喊道：「怎文爺都會死起來！東宮爺啣，天下大事去矣！兩人跳踴號哭。把飛霞齊一齊驚起，都趕出來，哭做一片。兩人一頭痛哭，一頭根問，玉麟帶哭而說。天生道：「只怕還有救哩，且待他兩人回來，便知確實。」

口裡雖如此說，心裡慘急，仍哭泣不止。玉麟問：「飛熊怎不同來？」

以神道：「我兩人憶著文爺，先趕來的。他們還離好幾站路哩。東宮爺滿眼只看著文爺一人，若知道這凶信，便要急死，一命就是兩命哩！」玉麟道：「文爺死了，江山便保不定，天下何日太平？一命便千命萬命，也沒有數哩！老天，老天怎下得這等毒手？」三人重複大哭。初四日一早，如包、虎臣回島說：「船隻被成全、伏波撈住，沒有文爺在內。復向各處打撈，並沒屍首，也沒救起人來的事。只有崇明來的一隻商船，說在海洋裡撈起一屍，上半截已被海魚吃盡，仍放下去，怕已流到琉球、日本去了。」說罷大哭。玉麟、天生、以神亦俱跳哭不止。洪氏、飛霞等，無不痛哭流涕。男婦婢僕，個個哭得皮虛目腫。飛霞忽想起成全、伏波，忙叫進來喝問：「你兩個是海鬼出身，怎遇著風浪，便不顧文爺性命？況且那日島中並沒有風，怎離島數十里，就有大風？敢是貪圖富貴投順了斬直，謀害文爺？快把實情招出來，得個爽利死法！」兩人大哭道：「小的們把文大老爺看做天老子一般，敢起歹心？那日怪風就只在船邊發起，一發就把船合轉，合船人便一齊落水，並不是平常海洋風。那浪就如百沸湯，把人滾轉，你我不能相顧。若遲得一刻半刻，小的們也緊護文大老爺，不致傷命了！小的們不能救護文大老爺，情願受死；若說有背主奸謀，實是冤屈！」天生問：「駕船的島丁何在？」飛霞道：「汛員鎖解到，已下在監裡。」天生要提出來，一同夾訊。玉麟道：「他們歹心腸決然沒有的。成全、伏波若是背主，也不回來了。但失於救護，罪亦不小！且把他監著，俟赴信況大元帥，該死該活，將他定罪罷。」飛霞依言，將二人一併監禁，發放出去。金硯自萊州府回來，忽聞凶信，滿地滾哭，大慟無休。牽動合殿之人，又是一場大哭。玉麟根問萊州之事，金硯道：「塔已造到尖頭，斬直把元道認作心腹，並不疑心。知是又全家丫鬟，並何仁女婢，更加歡喜，都送上滄海樓去了。小的在困籠島守著信，飛趕回來，要報喜信與老爺，怎反得了老爺的凶信？」說罷又哭。玉麟道：「古人稱孝子者，都說善繼善述；文爺如俺們父母一般，文爺雖死，該依他心事做去。若救得出皇上，他在九泉之下，也得瞑目，便勝如日日哭泣！只不知他是怎樣算計？」金硯密稟道：「老爺吩咐小的，把悶香分與春燕、秋鴻，是要他二人做內應，老爺做外合。但那島內嚴密，真個蒼蠅飛不進去；裡外如何得通？只老爺肚裡明白，小的總猜想不出！」飛霞道：「文爺令打絲索，作升木走索之戲，又去島後測量銅柱，定是要把那絲索縛在銅柱之上，大家攀援而上。但這絲索如何飛得上去？飛了上去，又如何得縛在柱上？」碧雲道：「只飛不上哩，飛上了去，自有春燕們來縛。」翠雲道：「春燕們日夜來守銅柱嗎？咱們又不能常去守候。」虎臣道：「既有這些緣故，大家便可發想。」如包道：「咱是沒想頭，也不能上索，只好留在島中，替文爺守靈。」天生道：「這事各人慢慢想去。且先買白布，做孝衣孝幔；發訃到京裡合豐城縣去，稟知況大元帥，等他來做主，補文爺未了之局。他的機謀，雖不及文爺，卻比俺們強遠，敢想得出文爺的主意。把水太夫人們接至島中供養，一來免了逆闖之禍；二則把他五位公子撫育長成，也盡俺們相與之意。」玉麟道：「京裡合豐城，且慢給信去，怕嚇壞了東宮，苦壞了太夫人！況大元帥卻是緩不得的，要待他來做主。」飛霞道：「盤山也務必先赴信去，他若不得奔喪，也好設一靈座，朝夕哭拜。」於是忙忙的買白布，做孝衣，設靈床、立牌位，發訃音。玉麟等俱如孝子、孝孫，洪氏等俱如孝女、孝媳，晨夕上饗，晝夜悲號，恨不將身替代。金硯穿了粗麻布衣，在靈前陪陪陪陪陪哭，著地鋪草，陪著玉麟等守靈。如包哭得正狠，忽發莽性，把豎立的竿都拔掉了，連繩燒燬，並討絲索要燒，說道：「不是這上，文爺怎得掉死在海裡？」虧得虎臣勸住說：「這絲索必有用處，現候況大元帥來做主，想著方法討要起來，如何趕辦得及？」如包方才歇手。接連幾日，內外上下諸人，有的夢見素臣仍如生前一般豪興，講論古今，開發忠孝；有的夢見素臣升木走索，矯捷非常；有的夢見素臣咬牙切齒，怨氣冲天；有的夢見素臣禿頭鱗玉，已作天神；有的夢見素臣踏浪翻波，驅除水怪。紛紛說出，一說一哭。再提想他生平作事，精忠純孝，卓識奇謀，正性慈心，俠腸鐵骨。大家提一件，哭一件，想一回，哭一回，真個哭得木偶傷心，石人下淚。正是：

景公雖生猶死，夷齊雖死猶生；人盡可生可死，誰能不死只生！

獨有素臣一死，頓教萬姓難生；女盡銜哀哭死，男俱發念輕生。

方識忠賢短死，勝如佛老長生，佛老終身必死，忠賢千古長生！

初五日夜裡，天生焚香禱告：「文爺在生，何等靈爽，怎死後全沒響報？今夜三更願付一夢，把身後公私之事，備細指示，交

代俺們，好替你逐件做去！」褥畢，把鋪移到側間靈床半邊，鋪下去睡。

虎臣道：「文爺常說，人死則魂升而魄降，形復於地，氣歸於天，恐未必有甚響報。」玉麟道：「文爺曾合大妹說，香烈娘娘秉天地之正氣，不至磨滅。把伯有為厲來比方說，生而為人，歿而為神，確鑿可信。何文爺忠孝義勇，得天地第一等正氣，又遭枉死，其志不伸，其氣如何得散？必是先進京去，或到豐城，響報與東宮及水夫人知道，故此我們尚未得有報應。」如包道：「咱便想，與白兄何等相與，三弟又是至親，怎沒托一個清清頭頭的夢？被白兄這幾句話提醒，便明白了。但他死處，與這島逼近，怎不給咱們一個信兒，再到遠處去？」以神道：「文爺的難及處，就在這等輕重緩急上分別得清；咱們好煞無過是朋友，他肯不先奔君父的嗎？他此番是為皇上而來，連豐城的事都丟在腦後，必是先趕進京，響報東宮，才到豐城去哩。」玉麟道：「三弟說話一些不錯，此時水夫人怕還沒得響報哩。他相好的朋友，地位比俺們高、相與比俺們久的很多，要輪著俺們，正還早哩！」四個人坐在鋪上，流著眼淚議論歎氣。天生一心要睡，卻睡不著，聽著諸人議論，想是輪不到自己，把要做夢的念頭懶散下去，卻反昏昏沉沉的睡意上來了。

天生正在似睡非睡，卻值飛娘自江西趕回來，因已夜深，便把馬留在城外關廂，不領鑰匙，越城而進，飛上前殿。只見後殿燈燭輝煌，微聞哭泣歎息之聲，心裡著驚，忙落下來，掀簾一看。只見白帷白幔兩邊掛起，露出大蠟，一片白色，中間設著靈座，供著神牌，旁邊鋪上，坐著玉麟等四人，登時冷汗直淋，毛髮根根豎起，想：「定是丈夫死了！不覺擗踊號哭而入。天生正有睡意，忽被驚醒，便直趨過來。飛娘猛吃一嚇，一個回念，趕上抱住。天生急道：「幔裡有人，快去靈前拜了文爺。」飛娘方知天生尚在，趕到靈前，看著牌位，放聲大哭，暈倒在地。以神，天生慌忙喊掐醒來。飛娘道：「咱揭簾一看，見供著靈座，鋪上坐著哥弟小叔，只認是你死了，替你守靈。忽見你跑過來，咱還吃了一驚，認是顯靈！誰知死了的，是文爺！這文爺都是死得的嗎？他生的什麼病？幾時死的？」

玉麟等俱哭道：「若是生病而死，俺們也得伏侍醫藥，盡點子心，他也得有屍骨還鄉。可憐是在海裡，連屍骨都沒處撈獲的了！」飛娘爬起，定睛一看，果真沒有棺柩，便止住哭，說道：「你們休要瞎猜！咱說文爺怎便會死，原來是假！」裡面驚動洪氏等，一齊哭出，見飛娘不信，大家都狐疑起來。天生道：「俺是後到，見設有靈座，也疑心是你死了，哭將進來。據他們說來，千真萬真，咱才信了！你且把文爺不死的緣故，說將出來。」飛娘道：「只沒有屍骸，便知道文爺沒死。包管隔幾日，有個旺跳的文爺走將出來。你們連屍也沒撈著，怎把文爺當做死人？」玉麟把素臣落水之事，述了一遍，道：「俺們初時也原未全信，因各處打撈，都說沒撈救過落水之人；文爺不識水性，海又是沒底的，豈能逃出性命？只商船上撈著一個死屍，被海魚吃掉上半截，仍丟下海去，不是文爺是誰？連日不是這個，便是那個，都夢見他，或是成了神，或是踏著浪頭驅除水怪。亦且到今許多日子，若不曾死，有個不回來的嗎？因此都認定文爺已死，發訃到安龍島、盤山去了。只京裡合豐城，怕嚇壞了東宮，苦壞了水太夫人，尚沒敢訃聞。大妹怎信得文爺不死，快快說出的確緣故來。」飛娘道：「東宮聞了凶信，真要嚇死！太夫人若聞這信，卻定不苦壞，也道是假。」因向虎臣道：「三叔的令妹劉大姑娘就合咱講來，說那年連公子設計，假傳文爺的死信，他當時就識破，說從古只有短命的聖賢，殺身成仁的聖賢，從沒無故橫死的聖賢！文爺那等為人，那等相貌，是斷不會橫死的！你們也想，天生文爺這人，不特為皇上，為東宮，還為萬世百姓，要他除滅佛老，開出堯、舜、禹、湯時世界，肯把他半途而廢，還是這樣慘死，連屍骨都不得還鄉嗎？海魚吃的，知是誰人屍首？過路的船就救了人，那裡撞得湊巧給你信兒？路途遙遠，風水不便，或有別的事故，怎定得這幾日必然回來？遭風漂沒的人，隔了十年，二十年，家裡披麻帶孝，立主進祠，都算做久故的祖宗，忽然還鄉的還有。怎見得不識水性，掉下海去，便沒救活的事？你們做夢都是亂想，更作不准！怎便赴信到各處去唬嚇人？文爺一生風波不少，經一番危險，便做出一番事業，就如那太陽蝕過一回，便發一回光彩。只就他到山東以後的事算。在全家幾乎送命，便除滅五通，收復三島，免了咱們禍害，舉起義會，幾年來救濟了無萬生靈。在這島回去，幾乎翻船，便誅了又全、權禹，貶了景王國師，醫好了皇上、真妃、皇子的險症，把九邊士氣都整頓起來，壁壘煥然一新。在苗峒中下了七蠱，便招安了豐城亂民，平了廣西全省，救了東宮危難，殺了景王、法王、真人及五虎八彪許多亂賊。如今掉下海去，眼見得就要剿除斬直叔姪，迎復聖駕，輔佐太子，乾出驚天動地的事業來，怎便說他真個死了，糊這紙棺材來嚇人？咱只愁著臨了來，做那《原道》一篇文章，要除去幾千年的大害，開出一萬世的太平，怕還有一番死去活來的危險，替他擔憂！若說如今便死，咱情願賭這一顆頭給你們看！你們敢與咱賭也不賭？」眾人被飛娘一席話，都說得神飛色動，口定口呆。如包除下孝巾，把孝衣一卸，捲起落腮鬍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「瘦子，你就是仙人，早來兩日也罷，把咱們都哭昏了，只認文爺已死，誰知道文爺旺跳的活著！咱好快活！四、五日沒嘗一片肉喝一杯酒，連豆腐青菜都吃不下肚，今日定要喝他一醉，袋他一飽的了！好瘦子，你才是文爺的知己！文爺是獅子象王，你便是虎豹，咱們只好算那地蟹蟲兒，被文爺一腳就踹死了。咱好快活！」一頭說，一頭去捧那靈牌道：「快燒掉了罷，休蹭躑著文爺！」天生一手奪住道：「二弟，怎這樣莽撞！你瘦子的話雖故有理，卻也還是猜想，真個旺跳的文爺走了來嗎？倘或死在海裡，你燒掉他靈牌，該得何罪？」鐵丐眼白洋洋，放下手去，歎口氣道：「依著大哥說來，文爺又還有死的事，咱這孝服還脫不成哩！」玉麟道：「據大妹說來，文爺生死未定，酒肉雖不便吃，也吃不下去。且把這哭泣停止，著人往下游乍浦、崇明、福建各內地洋島，去打聽確信要緊。」天生便如飛派人去了。玉麟因問豐城之事，飛娘道：「咱是前月十九日到豐城，徵苗諸將二十日才到，浙兵於二十一日才到。豐城民心感激文爺，一呼而集，人人多出死力。為頭的吉於公，足智多謀，韋杰、易彥，武藝過人；文爺的小舅沈雲北父子，東阿的女俠碧蓮、翠蓮，家將韋忠、錦囊，丫鬟小廳都有本事。因文爺吩咐堅守，故總不外出。吉於公到縣，便依著文爺密令，搜查奸細。訪得從前作惡的知縣，受了斬仁偽職，做他內應；便因知縣拿下，下在監裡，仍請二衙權主縣事。這一著棋，便破了賊人之膽。賊人用妖法來吵鬧，也依文爺之言，多用擠擠，擠出豬羊狗血，便破了法。二十六日，權子才到。二十八日，吉於公說賊師已怠，用文爺在柳府破毒蟒之法，分一半兵，從進賢縣界上，抄出賊兵背後，重疊埋伏，乘夜放火燒營，內外夾攻，賊兵敗走。埋伏的斧兵先起，俱是長砍斧，大斫刀，在夾林裡，單砍馬足。次是弓手，俱是硬箭藥弩，在大河沿，攢射人面。臨末，長槍快馬，蹣跚殘兵，把二萬人馬，一夜一日，便殺掉九停，剩下一停。接著，後兵三萬，重複來攻。吉於公說，賊人遠來疲乏，見前兵大敗，必然膽怯，該趁他腳頭未定，出其不意，挫他銳氣。說也學文爺破岑濬之法，令咱姊妹、碧蓮、翠蓮做頭陣，張順、錦囊、天絲做二陣，雲北父子做三陣，韋忠、小廳做四陣，韋杰、易彥做五陣，或左或右，做五處埋伏。吉於公領兵假退入城，賊兵如長蛇一般，迤邐而來，咱們聽著號炮，一齊發作，都在他陣裡左邊衝過右邊，右邊衝過左邊，攪得賊兵雪亂。城中兵將，奮勇殺出。賊人大敗，直退去五十里外下寨。又兼用文爺大藤峽之計，繫著草人，四面擂鼓吶喊，乘夜劫營，嚇得賊兵只顧放箭，收完了他的箭，拔將下來，一陣狠射，射開營門，殺將進去。令咱姐妹合碧蓮、翠蓮，專取賊帥，割了首級，挑著號令。賊兵無主，各自逃生。我兵在後追，再湊著處處民兵邀截，差不多殺到廣信府地界，方才收兵，剩不得一、二千帶傷人馬回去。這兩陣，殺死無數妖僧、邪道、洋盜、鹽梟，還把一尊西天佛子嗎尼，一位南嶽真人魏少陽，俱剝作爛泥而死。太夫人說，賊人經此大創，未敢再來；皇上現在山東，危險已極，勸咱姊妹合碧蓮、翠蓮回來勤王。咱戀著太夫人合田氏太太們，本不肯回，卻因勤王事大，不敢違命，才騎了文爺的神馬，連夜趕來。妹子們敢還在江南地界上哩。」洪氏道：「錦囊說的太夫人合太太，姨娘們，俱是賢聖，又是天仙；大姑娘看去，可也有些裝點？」飛娘道：「錦囊的話，一些沒有裝點，還只說得大概，那細微曲折，如何說得出來？太夫人，不消說是女聖人了；太太合劉大姑娘，便是女大賢；其餘便都是女賢人。若說相貌，除了太夫人德重了去，便滿屋都是天仙。丫鬟內，紫函、冰弦、晴霞，若真有仙人，便是雙成、飛瓊一輩子人罷了！咱這粗魯形狀，夾將入去，真要醜死！卻虧他救了文爺，都把咱當了親人；劉大姑娘又有三孀子一脈，更是親熱，才把咱身子存住。那太夫人不須開口，只見了他，便把矜才恃學，粗浮鄙吝之念，俱消化盡了！再一開口，教訓指點，真使頑石點頭，滿心發亮，肚子裡不知是麻，是癢，是鬆爽，是快活！文爺還有英氣，太夫人溫潤慄然，四時之氣全備，就與那《論語》上說的『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』一色！總是世上的人，若不是一見太夫人，便虛生人世！李又

全、吳鳳元妻妾，那等不堪之人，俱變做端莊婦女。張順夫妻合天絲，也不是從前小家樣子氣象，都變轉了。紫函、冰弦、秋香、晴霞，年紀都二十以外了；劉大姑娘說幾遍要擇配遺嫁，都痛哭流涕的，願終身伏侍太夫人。秋香不願招駙馬的話，也是真的。咱初聽錦囊的話，也只信得八九分；如今才知道是句句真言，更有說不出來的所在，那裡還用裝點呢！」鐵丐道：「嫂子莫再說罷，把人都聽死，魂靈兒撥到豐城縣去了！咱這又蠢又丑的人，怕嚇壞了太夫人；咱若會變，情願變一隻雌哈吧狗兒，去替太夫人守著房門，不希罕做這島主哩！」玉麟等一堂男女，俱滿心奇癢，爬搔不得，出神呆聽，忽聽雌哈吧之說，不覺都笑起來，才把飛娘的話頭打斷了。飛娘因問：「文爺何日到此？所做何事？」玉麟把近事說知，道：「他來救了俺合家性命，誰知他反掉入海中！」鐵丐大叫：「不怕，不怕！光是文爺，已不得橫死；何況還有這聖人一樣的太夫人！嫂子說，還你一個旺跳的文爺，包管你不錯罷了！」到了午後，外護來報：「方島主坐於福建島船，現在收口。」鐵丐大跳大笑道：「文爺來了，快燒掉這牌位罷！」天生道：「你怎生知道？」鐵丐道：「福建島船正迎著上來，文爺正淌下去，不是剛剛湊著？」飛娘道：「船上若有文爺，汛兵有不報的嗎？休要瞎猜！」

正說著，有信已同方有仁進殿，天生等齊出迎接，要哭訴他素臣之事。那知兩人早已知道，先開口道：「文爺靈位設在何處？我們進去哭拜了，再與各位敘禮。」玉麟還認是至島而知，道：「前幾日俱把文爺認作已死，故此易服設位，朝夕哭祭。直到昨夜裡，大妹回島，侃侃鑿鑿，說文爺必不橫死，故此時反在疑信之間。」有信哭道：「昨夜文爺托夢，說他已死於海，未了之事，要我們替他補完，諄諄囑咐。」因附耳說道：「並授有迎救皇上，誅滅斬直密計；說此島有一神樓，最為謹密，須到樓上，與各位說知。臨時他在陰空顯靈護佑，必定成功！我驚醒轉來，還以為夢寐之事，不足憑信；誰知施兄所夢相同。後船還有聞人傑、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都夢見文爺，所囑之言，一字不錯，怎還說文爺沒有歸神嗎？」玉麟等聞言，重複踟躕嘆。飛娘卻並不啼哭，忽地一頭撞去，撞在殿柱之上，滿頭鋪血，撞死在地。正是：

但論素臣焉得死，若聽有信斷無生。

總評：

諸人之哭，若一直敘去，籠統寫來，便成鈍置。須看其參差重疊，拉雜縱橫之妙。有獨哭，有兩人哭，有數人哭，有無數人哭。有一哭者，有再哭、三哭、四哭、五哭，乃至無數次哭者。而於其中夾人洪氏等之哭喊則為玉麟；而天生、以神之大哭，則為飛娘；成全、伏波之哭，則為冤屈；飛娘之僻踴號哭，則為天生。於參差重迭中，更極縱橫拉雜之勢。豈非絕世奇文？

寫諸人之初聞信而哭，或跌倒在地，醒而慟哭；或大叫反死，橫豎跳哭；或滴淚哭泣；或喊叫啼哭；或渾身發抖，跳踴號哭；或滿地滾哭；或大哭暈倒。各按情理，無一雷同。非物物而雕刻之也，此為化工。

鐵丐發性燒燬木索，是女媧補天神手。不許別船進島之令，雖因慌亂而疏，升木走索之戲，雖因痛苦而廢，然竿木具在，繩索儼然，探者回述即起斬直之猜想。一著猜想便有預斷後路之事故。假手莽性之鐵丐撥而燒之，以滅其跡，非補天之五色石乎？尤妙在補而無跡，使人蕩然不知其故，但以為鐵丐之莽性。則又但繡鴛鴦不渡金針，細意熨貼，滅盡針線之秘法。

當哭之不已之時，而飛娘忽然住哭，情之變即文之變。迨說出緣故，鐵丐更哈哈大笑。情之變，變極而根乎至情；文之變，乃變極而發為至文。不徒以雜色見長也。翻手為雲，覆手即雨。其斯之謂乎。

直說聞獅發病一回，而於此時作猜想語，實處皆虛，呆處皆活，滯處皆靈。伏筆至此，神矣、化矣。

寫吉於公用兵，居然素臣一小像，而處處不脫素臣。至搜查奸細一著，出自素臣密令，其制勝處全在於此。否則方扞外兵而內應猝發，雖於公亦何能為？

豐城之戰不從飛娘口中說出，則必另起爐灶，敘述戰事，墮入《水滸》等按下且說之愚套，斷亂無文矣。然非飛娘一篇快論，止住眾人之口，即無從細述其事，並有閒情問及太夫人等而暢言之也。若必勉強敘述，既非情理，亦無由使痛苦諸人出神呆聽，而雌哈吧狗之妙談亦無從出口。即出口亦不致滿堂一笑，以大翻連日痛哭之局也。唐詩云：欲作池西廊，先理池東樹。豐城之戰，池西廊也；飛娘快論，池東樹也。欲敘豐城之戰而先敘飛娘快論，作者之微意也。此無人知，亦如唐詩云耳。